

主 编 孙善文 张犬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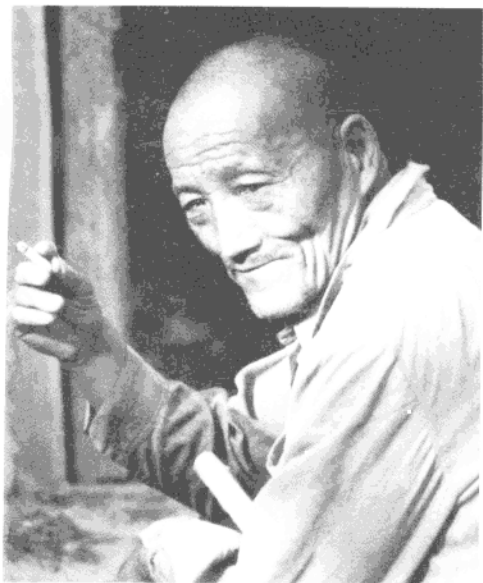
奇人奇诗

许凡秧歌集锦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不凡的
许凡



打伞演唱中的
许凡



被许凡喻为「十和殿」的家



许凡「全家福」(左起:大儿子宝安、三儿子三安、许凡、书中夭折的小孙子、妻子王粉洞、二儿子玉安、最远处蹲着的是书中患有严重精神病的安徽籍大儿媳)



(吕梁日报社摄影记者 刘三奴摄)

许凡诗歌赞

王易风

许凡，为吾临县民间诗人之一。因我临县为伞头秧歌活动之盛地，故民间诗人辈出。从老一辈来说，有碛口附近之陈来大与成中诚、招贤附近的渠朱喜、白家焉之李树英等等，以及前几年辞世的杏洼村高万清、文化馆杜云峰、东山上的高哲生等，前任文化局副局长李鸣瑶、三交附近的樊如林、武兴国、文化馆的康云祥等等，亦皆为民间诗人。当然这些同志不仅热爱民间文艺，在其他方面，亦有不少特长。如果能将我县著名伞头唱过的诗歌由采风者全部收集整理，编成《临县民间诗歌大全》，编印出版，不亦悦乎！不亦乐乎！不亦君子乎！

近日概览孙善文、张犬照、王金明等同志所收集、整理的《奇人奇诗——许凡秧歌集锦》，实感成书不易，诗歌感人。著书留世，供诗歌爱好者品尝，实为幸事。有些文化人，总认为文得让人不懂，让人费解，这样才叫诗文。其实民间诗歌，在群众语汇中，用相当精彩的语言编写成诗歌，也能令人叫绝，更为来之不易。如许凡的诗歌段段闪光、处处开花，很快编就唱出来，就能得到喝彩声，文化人又将如何？经典著作中

的《诗经》，实际上来自民间诗歌，经过采风者的收集，毛氏兄弟编著成文，孔夫子也做过删改，后人即以经典著作来诵读。《论语》（阳货篇）内有孔夫子对《诗经》的议论，他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，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今读许凡的诗歌，何尝不可以兴、观、群、怨呢？

上古帝舜曾和他的典乐官名夔者讲过“……诗言志，歌咏言……”，其实写诗即言志，讲明自己的志向，自己的思想观点。那么许凡的诗歌，何尝不是阐明自己的政见、自己的思想认识呢？因此，我称他的作品为诗歌，称他及其他著名伞头为民间诗人，我认为是当之无愧。

许凡是我的真正老乡，村距七华里许，他的村就是我们过去的行政村——公社，如今的乡政府所在地。只因他与我年差十多岁，当40年代他在初出茅庐之时，我已参加革命，在临、离、方、中、汾、孝等地活动，后来即在太原，以及吕梁地区工作。也曾回县几趟，听许凡的秧歌，七字成诗，颇有特色，易记、易传，我也记下几首，只可惜久闻大名，尚未会面。80年代初，曾返家探亲，时值正月十二日，下车在公社休息中，出门看看当地秧歌活动，我曾问过乡人：“挑伞者为谁？”答曰：“许凡。”我即留心观察，由于时间紧迫，未能听他歌唱，即已离开，造成我认识他、他不认识我的相互关系。吾现已年近90，许凡先我辞世，痛惜未能与其开怀畅谈。最近阅他的诗歌数百首，拍手叫绝，谨以此数语，聊表敬意云。

2000年8月

（作者，山西戏剧研究所离休干部）

我说许凡

孙善文

我曾在许家峪乡工作 8 年，出于对秧歌的爱好，与许凡交往甚多，对其了解较深。早就想说许凡，但一直因故搁浅。近日，因同张犬照、王金明、陈侯平等同志讨论编著这本小册子，旧念复萌，故以拙笔述说许凡。虽文不尽意，也算了却一桩心事。

一

许凡，1926 年生于山西省临县许家峪村的一户殷实农家，自幼聪慧，父母对他十分宠爱，

8 岁送入私塾，希望日后光宗耀祖。但不久母亲早逝，日本侵略军入侵，家境每况愈下，只得随父田间劳作。许凡不甘于现状，怀着对人生理想的憧憬离家出走。可是，其时烽烟四起，民不聊生，生计何求？无奈流落于永和、石楼一带乞讨度日，以图再谋。直到抗战胜利后，饱尝酸辛的许凡流浪归来，却发现父亲早已病故。四处碰壁，痛失双亲，几乎击垮了许凡生活的意志。所幸家资尚存，遂名媒正娶结婚，他再次萌生自

立的念头。令他失望的是妻子问俊英与他感情不合，不久二人即分道扬镳。原本极度脆弱的立身念头，经此重击，彻底垮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漠视一切而破罐子破摔的心理。于是，“三尺短杖手中拿，浪迹江湖走天涯，咳啦啦咳啦啦，活到啊达算啊达（意为活到什么地步算什么地步）。”重新拉起讨吃棍，一路乞讨一路歌，浪迹于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、甘肃等地，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。再次“周游列国”，使许凡进一步体验了生活，丰富了阅历，为其秧歌创作的日趋成熟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。

许凡中年，正是中国农村最困难的时期。50年代末，他外流返乡，与生活无着的王粉洞偶合。粉洞先后生了三男二女，许凡初时心花怒放：“许凡如今好形势，老婆肯吃好身体，三男二女五个戏（孩子），准备晚年享福气。”但不久即愁肠百结：“我没本事老婆拙，孩们很多光会吃，大浑各溜小赤尿(dū)，锅里经常没煮的。”儿女满堂不仅没有带来丝毫的生活转机，反而成了他极为沉重的负担。怎么办？带着老婆孩子外流，希望能扭转困境，可是“外面到处扣浮人”，“飞起得了个落不下”，以致“外流二年跌下空，又遇今年灾情重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无奈拉起讨吃棍”。再次苦苦的挣扎，又归于失败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许凡已到晚年。一开始，他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曾感到不理解：“老天爷爷爱集体不爱单干，刚分得几亩责任田就遇上天旱，好好地的农业社拆离打散，到秋后没收成了靠谁吃饭。”但不久，实践的成果使他彻底转变了观念，“责任制后包了产，又医穷来又治懒，大囤子圪堆小囤子满，责任田变成刮金板”，“我也要比从前强，换了鞋帽换衣裳，虽然家里不存粮，肚里再没受恹惶”。但终因“少粪没土缺牲灵，加上作务不殷勤”而没有从根本上脱贫。

我曾借对唱秧歌劝他：“行乞终归不光荣，扶你一把早脱贫。”他听后，沉默了一会，叹了口气：“生辰八字带穷命，一辈子离不开讨吃棍，扶多扶少不顶用，不要填这无底洞。”于是每逢邻村婚丧嫁娶，仍前去乞讨，末了，便唱几首秧歌答谢。乡人多把他的出现，看作是平添的精彩节目或极好的笑料，也给他点小钱，作为酬金抑或施舍罢了。

1994年冬，许凡身患半身不遂。1995年春，在妻子和儿女们的嚎啕大哭声中，许凡凄然闭目谢世。

二

临县秧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可谓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许凡自幼酷爱秧歌，一生编唱无数，其才华集中地表现在他的秧歌创作上。在伞头如林、好歌迭出的今天，许凡能以一乞丐歌手的身份而名传四方，许凡秧歌能仅凭民间口耳相传，便风靡吕梁，实属吕梁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。

许凡秧歌为何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？我想，归根到底，是由于许凡秧歌有着独特的创作特点。

其一是“土”。许凡编唱秧歌，常常是就地取材，信手拈来，泥土气息浓郁，充满生活情趣。许凡和邻居借茅桶，进门就唱：“一冬天攒下一茅厕粪，队里好赖没人送，眼看见茅瓮要往烂冻，借伢(你)的茅桶用一用。”有人笑他灰渣坡捡燎炭，他随口就唱：“家里无煤做不熟饭，引上老婆捡燎炭，虽然形式上不好看，世上的穷人千千万。”娴熟运用民间语言的能力，使得许凡几乎张口就唱，出口成歌。读许凡秧歌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“用下里巴文和字，说下里巴人和事”，使人倍感亲切。“土”的特点使许凡秧歌返还了原始诗歌的面目，成了民间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。这真是：山药红薯豆面汤，红枣核桃黄萝卜，大众语言大众歌，字字句句泥土香。

其二是“奇”。许凡秧歌拆开看，单句尽属口语大白话，并无奇特之处。可四句一经联结成篇，其意往往出人意料，令人耳目一新，拍案叫绝。乡里修公路刨出死人头骨，年轻人用锹把将头骨挑起，让他以此为题来一首，他张口就唱：“远瞭像个石杵则，近看是颗脑瓜壳，因为修路来刨出，叫你看一下新中国。”前三句倒也无奇，而末句一出，委实是画龙点睛，通篇顿然超凡脱俗。许凡介绍自己：“姓许名凡实不凡，范丹老祖把家传，天下的欠账要不完，我不上门人不还。”这哪里是乞讨的许凡？分明是财大气粗的债主老爷啊！范丹是东汉著名的学者，有官不做，常赈济饥民，不仅散尽家财，最后连同祖辈留下的外欠账目也一同散出，让饥民们自己去上门讨还，因此被后世乞丐奉为祖师。这里许凡推出一个范丹老祖抬高自己，不仅气势逼人，而且妙趣横生，令人不得不惊叹其构思的奇特。读许凡秧歌总觉其笨拙里藏巧妙，平淡中见神奇，土而不俗，奇而不妖，诚为雅俗共赏的口创佳作。这真是：粗糠桃黍酿成醋，铺缠麻儿刺成绣，乞丐家产最丰厚，死人眨眼看宇宙。

其三是“直”。就是大胆率直，不加掩饰，痛砭时弊，一针见血。许凡一生唱了不少关于时政方面的秧歌，他对好的讴歌，对坏的鞭挞，讴歌得实在，鞭挞得直率。其针砭时弊的秧歌，今天读来，更觉酣畅淋漓。大跃进时，他唱：“总路线、大跃进，一天家起来放卫星，全国刮起浮夸风，九句出来十句空。”“大干快干加巧干，一亩山药三十万，管他说了算不算，谁吹牛皮谁好汉。”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他唱：“文化革命搞派性，‘红司’‘革联’两家硬，嘴里喊得都姓共，晓不得究竟谁革命！”唱赞歌倒也容易，弹净调却需勇气，尤其在政治大棍满天飞的年代里，如许凡般无所顾忌，更是没几人可比。“直”使许凡秧歌较为真实地记载了历史，是其他任何

歌手不能与许凡并论的特点，是许凡秧歌挺拔的脊梁。这真是：想甚说甚无顾忌，字里行间藏正气，一针见血砭时弊，敢笑神仙骂皇帝。

其四是“浪”。许凡秧歌有相当部分表现得浪荡不羁，充满浪漫情调。许凡唱自己乞讨：“落盘菜、摇壶酒，天南海北任我走，盘龙大棍挽在手，打遍天下咬人狗。”好一派帝王气概！吃着盘中的剩菜，喝着先摇一摇试探有没有的壶中剩酒，却冠以“落盘菜”、“摇壶酒”的雅名；一根打狗用的讨吃棍，竟被比作宋朝天子赵匡胤打天下的盘龙棍；而且是天南海北，任我闯荡，多么自豪，多么威风凛凛！“钻神堂、入古庙，女娲和我常睡觉，脑相触、脚相靠，黑间全凭她关照。”无奈寄宿破庙的许凡多么放纵浪漫，多么洋洋自得啊！临去世前，许凡唱：“两腿一直眼一瞪，死和睡着不差甚。”并非常诙谐地把死比作“出国”（去冥国），劝儿子：“立踏起来把人做，欢送爹爹早出国。”在出人意料的调侃中，不乏幽默，充满浪漫情调。“浪”的特点使许凡秧歌在瑰丽奇特的想象下，平添了一层自由驰骋而恢宏浪漫的气势。这真是：摇壶烧酒天天喝，盘龙棍竟是打狗的，乞丐揣了娘娘的足（脚），死是老许去出国。

其五是“广”。许凡秧歌内容庞杂，覆盖面广，是其他伞头歌手望尘莫及的特点。许凡一生见甚唱甚，想啥唱啥，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只要有人提议，从来有求必应。常人用话交流，许凡以歌说话。除了唱时政方面，许凡更多的是唱婚丧嫁娶、杀猪宰羊、求神拜佛、人生感悟等民俗风情，甚至计划生育、兴学育人、植树造林等等。将这些秧歌汇编起来，堪称“临县百年史卷”和“临县民俗大典”。这真是：粉条豆腐大白菜，人生百味全在内，旧社会、新时代，家事国事“大杂烩”。

当然，许凡秧歌也有语言过于直露和粗俗的缺点，但这是瑕不掩瑜的。

三

许凡一生人如其歌，透过其脍炙人口的歌词，我们完全可以读出一个质朴的贫苦农民的形象。许凡善良正派，“不偷不抢不作恶”；他只信属于自然规律的“命”，从不信神信鬼，认为“求观音，拜土地”，“不如操个好心锤”；常人“争眉霸眼想发财”，许凡爱财不贪，政府救济他，他却唱：“扶多扶少不顶用，不要填这无底洞。”；他把生死看得很淡，视死如归，觉得“死和睡着不差甚”；而“人民不当亡国奴，烈士鲜血不白流”之类的唱词，又无不洋溢着一片纯朴的爱国热情；其针砭时弊的秧歌今天看来，不乏“真知灼见”。搜集许凡秧歌，无疑是在整理一笔文化财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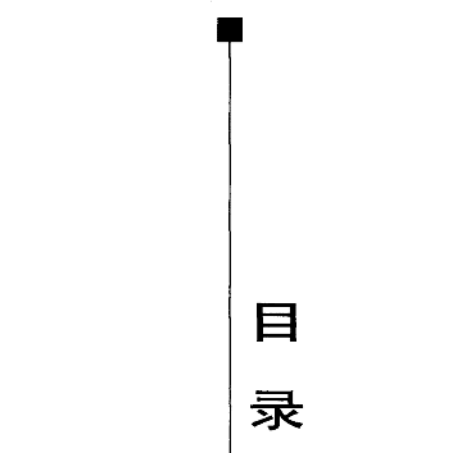
汇集许凡的“真知灼见”，绝不等于要说许凡超越时空，一贯正确。许凡既不是小说中杀富济贫的英雄，更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。许凡并不关心政治，可是政治无疑会强烈地关心到他的方方面面。他“周游列国”，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民众发自内心的喜悦，以及不满现实的“窃窃私语”都不会规避他，因此，对于民众的疾苦、百姓的心声，他了解得更具体、更真切。但是，许凡并不是用理论去透视社会、分析社会，只是跟着感觉走。丰富的生活体验，出口成歌的才华，无所顾忌的个性，恰使许凡无意识地充当了民众的代言人。

纵观许凡一生，其内心充满矛盾。一方面，他“周游列国”，自感见过大世面，似乎高人一等，另一方面，却又对自己以乞讨为生自惭不安而痛苦不已；一方面，他数度挣扎，渴求撂掉讨吃棍，另一方面，长期的乞讨生涯，却又使他染上手好闲、宁受罪不吃苦的恶习；他用表面的放浪形骸来掩饰内

心的凄楚和焦虑，可无论他怎么掩饰，我们都可以从其歌中读出一个彷徨不安的灵魂来。毋庸置疑，许凡的乐观是沉闷的乐观，许凡的洒脱是百无聊赖的洒脱，乐观与洒脱的背后，又是多么的无可奈何而充满哀伤啊！假如他生活得不是如此的不幸，假如他不是生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……许凡也许就不会是今天的形象。但是，现实生活中并没有“假如”，自身不幸的遭际，频繁动荡的社会，吞噬了许凡最美好的年华。肉体 and 灵魂的倍受煎熬，使其性格变得极度扭曲，浪漫色彩下隐藏着的是一个充满悲剧的许凡。

平凡的许凡，潦倒终生，却留下了一首首不平凡的绮丽诗篇。汇集许凡秧歌而称之为“临县民俗大典”和“临县百年史卷”，是毫不夸张的，评价许凡为吕梁地区的著名伞头、民间诗人、民间口头文学家，我以为是恰如其分的。

（作者，现任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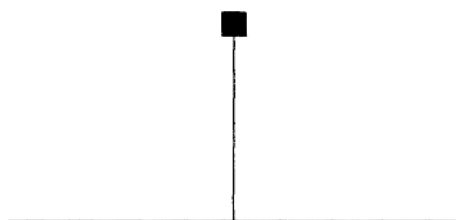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序一 许凡诗歌赞 (王易风)	1
序二 我说许凡 (孙善文)	3

生 活 篇

家庭介绍	3
贫穷乞讨	11
祭祀秧歌	23
人生感悟	29
生活杂谈	36



时 世 篇

抗战时期	73
土地改革时期	75
建国初期	77
抗美援朝时期	79
大跃进时期	80
三年困难时期	83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	84
改革开放以来	92
许凡秧歌曲谱	99
许凡秧歌点评 (李光福)	101
伞头秧歌概论 (郭丕汉)	103
后 记	109



生 活 篇

许凡一生行踪不定，几乎游遍了半个中国。游历广，见闻多，决定了许凡秧歌的题材广泛，内容庞杂。只生活类秧歌就涉及贫穷乞讨、婚丧嫁娶、生儿育女、修房建屋、农时节气、油盐酱醋、饮食起居、邻里纠纷、亲戚关系等方方面面，把这些秧歌汇集起来，俨然一部“临县民俗大典”。





● 家庭介绍

许凡出生于临县许家峪乡许家峪村，祖上耕读传家，自己却乞讨为业。下面是许凡介绍自己的两首秧歌：

姓许名凡实不凡，
范丹^①老祖把家传，
天下欠账要不完，
我不上门人不还。

老人们是高门大户祖传耕读，
到我手上改门换户有官不做，
手拿上打狗棍周游列国，
虽然穷活得两天无拘无束(suō)。

问俊英是许凡的第一位夫人，虽为明媒正娶，但夫妻感情不合，问俊英性格暴烈，接受不了许凡的贫穷懒惰，便将门窗劈了当柴烧，灶具卖成零花钱，成天与他瞎折腾。许凡视问俊英为野蛮的“日本人”，婚后不久，就分道扬镳。

自从结婚下问俊英，
如同来了日本人，
勺子箴篱卖了铜，
做饭劈得烧了门。

① 范丹，东汉著名学者。有官不做，而将家产全部施舍于饥民，并将祖上遗留下的债务账目也一起施舍出去，让饥民们去讨还，自己却一贫如洗。这里许凡将乞讨喻为要债，语言风趣幽默。